

五旬節靈化

龔斯德著

上海廣商會出版社





Cat. No.
9144.2

龔斯德原著

五旬節與靈化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莫序

美神學博士龔斯德先生，傳道印度有年：所存者神，所過者化。故印度人多不以常人目之，恆以爲是天人下降。此雖東方人思想習慣，未可厚非。然龔博士之德力化人，實有其靈感契合，獨到之處。本年八月間，中國基督教協進會請其來華，從事宣傳：作團體之歡迎，爲秩序之進行，以斬擴大聯誼，增厚感力。同時將其生平得意之作，譯成華文，以公同好，而敬修詣。協會所譯「印度之路」及「圓桌會議上之基督」早已膾炙人口，有目共賞。因時間關係，該會倩余譯其新著之「五旬節與靈化。」余自知不敏，不敢捉筆。然義務之來，又不敢後人。年華雖老，聊作攘臂，其或一道也。本書內容，所關中國之現時情況者甚重。使中國之青年讀之，當知現在中國民族之所關，其癥結何在，以事根本解決。勿求終南捷徑，勿爲玻璃私室。向大路上行走去，向實在處用工夫，余之能事畢矣，何所奢望。

莫安仁序 一九三二，七，卅，上海廣學會

原序

自余著「圓桌上之基督」後，即自矢不再著書。自以爲聰明極矣。然自余遊行傳道至南美洲時，在船上無事，多用靜默工夫，遂有此書之腹稿，孕育胎胚。及至回到故鄉，即接有宗教出版會之信，言本年全世界基督教國，爲慶祝第一千九百次五旬節紀念大會，倩余對於五旬節之教義，詳爲發揮，著書出世，廣爲宣傳，留作紀念。以前雖有志願，不再著書，至此亦不能不勉允其請。但此書之成，亦絕非請求可得。回思在船上靜默時所得之啓示，與該會所爲目標之請求，既若合符節，均爲五旬節之定義，則余之攘臂，亦非食言者可比。而此書反有以成余之初志，豈非大幸之事。

龔斯德識

一九二九，八，十日。於印度

五旬節與靈化

第一章

醒覺之機

第二章

閉門開市的教會

第三章

教會的廣陵散——絕調——尾聲——碎琴

第四章

五旬節的新幸遇

第五章

生命之源

第六章

五旬節與生命之敵

第七章

五旬節與勝利之生命

第八章

五旬節與生命之效用

第九章

五旬節與凡庸主義

第十章

五旬節與人格

第十一章

五旬節與性觀

第十二章

五旬節之兩面觀

五旬節與靈化 目錄

二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 | 五旬節與帝制主義 |
| 第十四章 | 五旬節與禮教觀念 |
| 第十五章 | 五旬節與物質觀念 |
| 第十六章 | 五旬節與自然界之共鳴 |
| 第十七章 | 五旬節及摩登崇尚 |
| 第十八章 | 五旬節與環境 |
| 第十九章 | 五旬節與基督教徒之武裝 |
| 第二十章 | 五旬節與團結 |
| 第二十一章 | 五旬節與道德 |
| 第二十二章 | 五旬節與聖功 |
| 第二十三章 | 神妙奇跡 |
| 第二十四章 | 尋找之妙術 |
| 第二十五章 | 教會與伯牙斯 |

五旬節與靈化

美博士龔斯德原著
英博士莫安仁楷譯
華學士連警齋筆述

第一章 醒覺之機

詩云：「風雨瀟瀟，雞鳴嘐嘐。」此何時乎？曰：此乃人臥床上，大被蒙頭，睡與方酣之際，忽來風雨之瀟瀟，冷透重衾，又聽雞鳴之嘐嘐，聲敲耳鼓。於是輾轉反側，夢魂猶賒，半睡半醒之時况也。又云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」，此何時乎？曰：此乃枕欹被掇，窗影朦朧，電掣雷轟，鶻音未歇，睡眼含暝之時况也。東方明矣，可以速醒。橫觀大千世界之上，白日青天，紅光滿地。其猶顛倒衣裳閉目摸挲，而爲不景氣之狀態乎？『天國近了，你們都當悔改！』

照事實而斷：天國必須建設在世基之上；世基未曾備妥，天國如何降臨。精神以物質爲基礎；文化以科學爲根據。基礎不堅，是謂癱瘓；根據不實，是謂癆瘍。顛頽行之，文化必至流產，精神等於飄風。目極東方大陸，不覺滄然淚下。何時物質堅實，科學凝固；但等天國來臨，文化更新，精神暢旺，以求民族幸福，萬物長生乎？

今欲證天國來臨，必須世基預備妥協，然後行事，依據余之觀察，應有四種要素，以資研究

。今縷述之如左：

第一 科學之態度。在十九世紀，科學初次得意，爲世尊崇之時，輒藐視福音之道，而鄙棄之；以爲遠於事實，不足爲訓。乃至本世紀，大有與福音接近，如土地與植物之關係，彼此不能暫離。蓋科學者，不能離事實而空撰者也。在昔所要求之事實，惟在物質方面，專心攀求。今已解放此種狹義的思想，向各方面，尋求真理。如心理方面，靈性方面，皆爲其開墾殖民之區域。故有人思欲和解科學與宗教之仇視：定科學爲攀求事實之領域，宗教爲搜求價值之領域；事實愈真，則價值愈高；二領域如二省份之合爲一國；領土完整，行政自由；從此科學宗教，便算一家人矣。此說仍屬勉強；因仍分宗教科學爲二物也。夫宗教之爲物，絕對不受任何批評與試驗。如徒視其教理之規定，及信條之承認，雖有近似於專擅獨斷之處，但若無自然之理，循於其內，仍不能給予生活上之需要，而完整其生命。故宗教之法門，即是科學之程序；二者初無分門別類之處。爲分門別類之事者，是仍不明科學及宗教之人也。或有人言：福音在希利尼人中，已有確定之認識；因彼高呼承認福音爲反本歸真，還其天性之宗教。福音之力，確能恢復人類天性，反其本來面目；使之平均協和，不爲偏激之論，不作搔靴之語；對於人之生

命，真有規復之力量。

所以福音之力，足可恢復人之本性，而有餘力。其恢復之力線，即施行在事實之上；而事實之地盤，卻設立在基督之中。事實以科學爲法門，科學以事實爲發展。故吾人不懼人具科學態度；吾恒懼人具不足事實之科學態度，而妄加批評，肆加毀謗。若吾人以科學態度，向事實中——基督裏仰鑽瞻望，則人倫道德，靈性生活，皆有事實中心，以爲目標。那麼科學就是宗教的前敵先鋒了。蓋福音乃是專向人生的事實上用工夫；不是哲學家在密閉室內，專用其腦力，抽思幻想，以結出之縹緲虛篆，可以滿其欲望者。

希百來之理智元素是美善；希利尼之理智元素是陽光；印度教之理智元素是虔誠；基督教之理智元素是生命。各有其目的，各有其手續；結爲宗教，成爲信仰；各有其教法理論，以發探其道義。他姑無論，卽以基督之道義而言：爲何竟以生命爲前提。蓋宗教之目的在生命之永生。若非永生，則美善無所附，陽光無所照，虔誠無所用；一切歸於虛空。故生命爲宗教之緊要元素。現時之福音大道，爲教會儀式派所講之虛假禮文所遮蔽，如種苗發生於荆棘之下，不能結實；雖有聰慧的批評家，及熱心的教育家，亦不能分其皂白。余曾請求一教授，回其思想於

數世紀之前，而明其究竟尋得兩大問題：第一即是基督親向衆人肯定表示曰：『你們須要認識真理真理能叫你得着自由』。這兩句話大可爲科學家之座右銘。蓋科學家離眞理態度，即是萬物之奴。他回答我說：『若是基督就是這種心理，這種態度，我們更無合適之言論，美麗之布置於其中矣』。我又向他表示第二個問題：就是基督的真趣味，乃是其本身現居在世人中間，並且保衛呵護世人的生命，不使遇險。他憐愛世人，不但愛其身體，亦且愛其靈魂。所以福音就是解除人生一切困苦的大道。仗着基督，減輕負擔。所以基督宗教，不是新發明之宗教。乃是新發明之基督之宗教。人能得着基督，方可談宗教；得不着基督，便不可與之談宗教。以上兩個問題：一是以科學追求真理；一是以基督試驗事實，求得生命之自由，就是真正宗教。故基督即經歷事實之根源，科學即解決事實之方法。孰言二者可以分開。

耶穌在世講道之時，曾用兩種名目稱呼聖靈。其一曰：『真理之靈』。其二曰：『保惠之師』。真理之靈，就足以回答前文第一個問題。人要尋求真理，捨卻真理之靈，即無根據。如尋求物理，必以科學爲法門。捨卻科學態度，即失物理之實在。保惠之師，就可以回答前文第二個問題。保惠二字，即是在旁招呼之意。他站在人的旁邊，指點招呼，不走迷路，不作錯事，這就

是保惠師的責任。所以科學的感情，是求真理中的自由；宗教的感情，是求基督裏的憫愛。這就是福音的真實價值。所以科學乃是福音的一種手續。

所以科學發達，就是世基將要準備妥協，歡迎天國降臨；使人類得着靈性中的大覺；明白真理，得着自由的生命。這就是基督宗教阿。

第二 經驗。經驗雖是科學的一步手續，但欲闡明基督真理，不能使之獨立，成爲一種各別要素。以易見的物質，而求經驗，是很容易的事。如水遇寒結冰，冰見熱融水，此種經驗，已爲習見之事實。但在宗教中若離基督而言經驗，其經驗即屬繙冥，不可捉摸。如雷能殛鬼，火能燒魂，此皆離基督而結之理想之虛景也。現時宗教態度，已向經驗中求其合適。經驗即合理之事實，順序之履行。如英詩家阿耨德馬太曰：『基督行事，常根據於經驗，不根據於學說』。其奇跡即其經驗之動人處；非學說隨意妄談者比。其所行事，皆有真理寓於其中；非小說家只以顯其智慧爲能事也。所以約翰說：『我們將我們所看見，所聽見過的，傳給你們』。所以看見者爲眼，所以聽見者爲耳；耳目之事實，就是經驗。新約中所發現之事實，全非現時世人直接之經驗；然而此經驗經基督及其門徒介紹下來，從此世人便有所依據，以基督之經驗爲經驗，

以門徒之事實爲事實；合乎至性，發乎至情，就是合理的新經驗。如人得瘡疾，只吃瀉藥，雖可減輕病勢，而疾菌未去。此非絕對不治之病，經驗不足之故耳。有自非洲來者，服之桂納，則病立除。此非神方，經驗廣也。耶穌在世，所行之事，人咸疑其爲神跡，人所絕對不能作者；然而自經耶穌介紹下來，五旬節之後，使徒所行之神蹟，一如耶穌。經驗復經驗，基督所爲，無非真理。經驗有深淺，神蹟無絕對。吾儕基督徒，將來可以審判天使，尙何奇談。復活升天，永遠生命，爲基督已經之事實。吾儕信徒，將來亦須經過此種事實，毫無疑惑。故本世期的經驗，除卻以基督爲中心，必趨滅亡。

第三 哲學觖望。由今之人心觀之，知各人靈魂深處，皆呈飢渴勞乏，委頓求救之態狀。希臘之神話，至今歇業；印度之佛經，形同破產。數萬生命，尙在沙漠遠處，大洋遙邊，哀號求救，以飽其飢，以濟其溺。有一次爲宗教談判，開一圓桌會議。一律師說：『我任何時可以出庭理訟，但我不能日日得着基督。』又有著作大家說：『我從前失去我的信仰，讀盡萬卷，毫無所獲。以後開我心門，歸向基督，基督便在我心。我便如在另一世界，其樂何如。』又有一人說：『早知基督爲福音，何必到處求生命。』從這許多證語看出來：世人之心，無論是那一種

人，都有缺望，甚欲得着耶穌，爲其知足之要求。

現時之青年學子，每於譏誚藐視，輕佻浮動之中，而見其心中之缺憾。有一時髦女子，問我以輕佻之言曰：『君之所言，實獲我心。』彼雖輕佻，卻是真心。有一近世哲學家言：『宗教之現象，與其歷史，即我信仰之根據。故甚表樂觀，不壞憂疑。其餘離基督而生之享樂，不過閃電烟雲，轉眼成空，尙何經驗。』伯德雷亦有言曰：『除卻宗教事實，別無真正事實。一切經驗，比之基督經驗，不算經驗。只恃現實，不恃宗教，一無所獲。』見其所著出現與實現
第四百四十九頁魯濱孫惠勒亦有言曰：『現時哲學多以直觀態度，而注重宗教觀念。』可知現時無論居於何等學派，皆有傾向宗教經驗之欲。

昔日科學家，羣以物質分析到原子，便是絕對微子。今以電解之力，知原子可分而又分。故今之一般科學家，恆有物質生於非物質之傾向；即有生於無之道義。迷勒幹博士曾言：今之科學潮，已將轉向上帝之吸力。不第科學家，哲學家，均有此傾向；即所謂大資本家，大商業家，亦均有此缺望。故上帝之新能力，在東方已經施其工作。將一切舊的風俗思想，漸漸除掉，趨向光明。今印度之情況，尙在大英保護之下。政治之手續，以平安爲目的。但一旦以此新力

發達之，必有一日千里之勢。

故在現時情況之下，惟有四條大道，可任取其一。第一：保持舊教信仰，略加改良，以求合時。如中國之孔，印度之佛。第二：免卻宗教縛束，但求通俗教育，以求文化普遍。第三：崇尚過激主義，以反對宗教爲前提。如蘇俄之赤化主義，日本之法西斯蒂。第四：完全傾向基督教爲先天主義。前三者皆臨於危險境域，趨於滅亡地位。惟第四者，方可大慰人心，滿胸樂望。人離基督，必成死物。社會國家離基督，必成死社會國家。談命運，講巫術，是東方之毒。多慾望，好冥思，是東方之病。近巫術則思想污濁，好冥思則貪心不足。二者皆缺少上帝之恩賜。如能以上帝爲中心。集中基督，則東方大陸，亦天國之一片樂土也。

第四 絶對宗教。所謂宗教，不是普通觀念，乃是特別現象；不是相對說法，乃是絕對稱呼。除基督宗教之外，別無宗教。離基督即無能力，皆爲死灰。不具形體，且無生靈，一切皆歸虛無。若有基督爲中心，生大力，一切奇蹟，皆可實現。基督宗教，如同大路，行人來往，如履康莊。

總之：現時世基，已經豫備妥協，歡迎基督，在內部工作，以顯恩賜。科學態度，以實事求

是之心，已發現基督乃事實之中心，歷史之源頭。經驗學者已本其眼光之觀察，及物質之實驗，尋得其垂直線，以最近之距離，歸向基督。哲學派之不可知主義，及唯物主義，皆將折衷基督教：使不可知者因基督而得知，唯物者因基督不第唯物，且求物質與靈性之合體生活。其餘一切學說，一切主義，皆將在基督足下，殘敗消滅，望影而逃；變成基督主義之天國。不可知主義
黎其後斯賓塞爾康德孔德韓米勒等皆主此說唯物主義
證宇宙萬有盡可由物質以說明更不承認物質以外之存在始定於赫胥

望，已漸入正路，尋訪基督，歸向中心。耶穌說：『我來了，是要叫他們得生命，並且更加豐感。』故近人有詩曰：

知識鹽人腦，庶斃一何殘；惟在基督裏，生命如湧泉。

有一印度青年曰：『現時印度，各物皆全，可惜沒有生命。惟你們基督教徒，有此生命』。果然，基督之潛勢力，已經自位置能力，而變為運動能力矣。五旬節之實力，在二千年前，已經開始發現。今猶在運動之中，儲蓄醞釀，未嘗或止。吾人誠能與基督相聯，便可得其能力，而有真實之生命也。